

胡道靜文集

夢溪筆談校證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靜文集

夢溪筆談校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道静文集. 梦溪笔谈校证/胡道静著;虞信棠,
金良年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ISBN 978 - 7 - 208 - 10094 - 7

I. ①胡… II. ①胡…②虞…③金… III. ①笔记—
中国—北宋②梦溪笔谈—校勘 IV. ①Z429.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8772 号

責任編輯 毛志輝

封面設計 王小陽

胡道静文集·梦溪笔谈校证

胡道静 著

虞信棠 金良年 编

世紀出版集團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號 www.ewen.cc)

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

浙江新華數碼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20 × 1000 1/16 印張 54.25 插頁 10 字數 904,200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094 - 7/K · 1789

定價 120.00 圓

出版說明

胡道靜(一九一三—二〇〇三)是我國著名科技史和古文獻學家。其在沈括研究、古農史研究和古文獻學研究方面等領域造詣及生前撰述的數百萬字著作的學術價值為海內外學界公認。

為系統整理道靜先生的學術著作、滿足國內外學者研究道靜先生學術思想的需要，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決定組織《胡道靜文集》的編纂出版。道靜先生的學生虞信棠和金良年稟承師母囑託，自二〇〇八年七月起，在認真做好對道靜先生遺存圖書與文稿的整理、悉心蒐集各類報刊刊載的道靜先生撰著、基本完成對道靜先生著述匯集的基礎上，於二〇一一年七月編就了《胡道靜文集》初稿，編輯出版委員會的專家學者對文集的編纂報告及初擬總目作了詳盡而又細緻的審讀，在肯定《胡道靜文集》學術價值、出版意義、編纂原則及初擬總目的同時，提出了擬對原編纂方案略作結構性調整、在分卷定價銷售設計時應保持文集整體結構，以及個別學術文稿補苴、各卷內容簡介等極有見地的意見和建議。

綜合《胡道靜文集》編輯出版委員會專家學者的意見，以及文稿類別、分卷篇幅等實際情況，現將文集分卷及相關情況說明如下：

一、文集定為七卷，即：卷一“上海歷史研究”；卷二“農史論集·古農書輯錄”；卷三“夢溪筆談校證”；卷四“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證稿”；卷五“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卷六“古籍整理研究”；卷七“序跋題記·學事雜憶”。

“上海歷史研究”卷：收入道靜先生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在上海通志館任職期間撰寫并發表的《上海圖書館史》、《上海圖書館協會十二年史》、《三個收藏記述上海的西文書籍的目錄》、《上海的日報》、《上海的定期刊物》、《上海新

聞事業之史的發展》、《新聞史上的新時代》等著作，以及發表在《上海研究資料》正續兩集中的六十餘篇文稿。這些著述，是道靜先生研究上海歷史的開拓性成果，更是上海文化史研究的珍貴資料。

“農史論集·古農書輯錄”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撰寫並發表的《梁爲周氏族所植粟之優良品種說》、《山東的農學傳統》、《讀〈四時纂要〉札記》、《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古農學資料概述》、《朝鮮漢文農學撰述的結集》等古農學研究論文，以及輯錄、校注的《種藝必用》、《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甘藷疏》、《農遺雜疏》等古農書。這些著述，是道靜先生研究古農學史的成果。

“夢溪筆談校證”卷：收入道靜先生撰成並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的《夢溪筆談校證》。這是道靜先生對我國七大古典科學名著之一——《夢溪筆談》所作的校註，是道靜先生對中國古代科技史和古文獻學研究的奠基之作。

“新校正夢溪筆談·夢溪筆談補證稿”卷：收入道靜先生撰成並出版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後半期的《新校正夢溪筆談》，以及由道靜先生學生金良年依據道靜先生遺存的筆記等資料整理的《夢溪筆談補證稿》。這是道靜先生在《夢溪筆談校證》基礎上對“夢溪學”研究的深入之作。

“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末期撰寫並發表的《沈括科學成就的歷史環境及其政治傾向》、《沈括在農業科學上的成就和貢獻》、《沈括軍事思想探源》、《沈括的自然觀和政治思想》、《沈括的摩崖題名及法帖翰墨考》等論文、若干科技史論文稿，以及由嚴敦傑、阮芳賦及吳佐忻等協助輯錄的沈存中（括）佚著。這是道靜先生“夢溪學”與“科學史”研究的另一方面成果。

“古籍整理研究”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撰寫並發表的《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科技古籍整理機構模式芻議》、《〈中國叢書綜錄〉在目錄學上的重大成就》、《版本學（中國古典版本學）的概念、理論與實際》、《校讎學的概念、理論與方法》、《方志遺產的目錄學總結》、《〈道藏〉的版本和利用及其前景》等古籍整理方法與古文獻研究的論文，以及撰述的《校讎學》、《公孫龍子考》著作，輯佚的《熙寧字說鈎沉》。這是道靜先生對古籍整理與古文獻學研究從理論、方法到實踐的貢獻。

“序跋題記·學事雜憶”卷：收入道靜先生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為數十種出版物所撰寫的序言題跋、評論推介，以及對父親、師友、學業生涯、通志館往事等的回憶。並將由道靜先生學生虞信棠撰寫、經道靜先生生前親自審定並作重要補充的《胡道靜先生傳略》〔原載《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第七輯），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及為編纂本文集而專門編撰的《道靜先生學行紀略》作為附錄。

二、文集分卷依道靜先生一九八三年親自為自己著述編定過的著述目錄為依據。道靜先生將自己的著述分為“古籍工作”、“沈括研究”、“科技史論”、“圖書館志”、“海隅筆叢”五卷。嗣後所編的《胡道靜著作要目》，除將全部著述分為“論著”、“論文”兩大部分外，“論文”部分分類僅增加“農業技術史和農業遺產”一類，其餘類目悉如既往。為遵從道靜先生的意願，文集的分卷仍按道靜先生生前的編目并兼顧各卷篇幅而定。

三、文集收入的文稿均係道靜先生撰著的學術性論著（包括古籍整理作品），早年發表於報端的翻譯作品，以及爾後主編的各種類書、撰寫的通俗性文章及摘錄的資料性文獻等，不在收錄之列。

四、收入的撰著均以發表時的原樣為準，即：發表時係著作，即以“著作”收入；發表時係論文，即以“論文”收入。道靜先生本人或其他人選編的“讀本”或“論文集”，一律不再重複收入。

五、收入各卷的文稿，均以“先按小類相序，再按時間次第排列”的原則編排，以既彰顯道靜先生涉獵的學術領域，亦有助於學術研究。

六、因書札體例的相對獨立性，加之道靜先生的大量書札尚在收集、整理之中，故道靜先生遺存文稿整理中發現的部分學術書札未作收錄。

七、為便於各卷單獨定價銷售，以滿足不同讀者的需求，各卷均不標注卷數。每卷均以“作者簡介”對道靜先生主要經歷及學術成就略作介紹。

八、上述七卷，除《夢溪筆談校證》卷已有“夢溪筆談人名索引”及“夢溪筆談分類索引”有助於檢索外，其餘各卷，目錄已詳，故不再另編索引。

是為出版說明。

胡道靜先生簡介

胡道靜(一九一三一二〇〇三)，我國著名古文獻學家和科技史家。祖籍安徽涇縣，出生於上海，家學淵源深厚。其父懷琛、伯父樸安均為辛亥進步文學團體——南社成員。懷琛先生精國學，工詩文；樸安先生精於文字、訓詁及校勘之學，為學界盛名之國學大師。

一九二七年，道靜先生隨顧實等先生攻習國故；一九二八年，考入上海持志大學文科國學系，於古代科技、古代農業技術及沈括《夢溪筆談》興趣濃鬱。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商務印書館先後出版其《校讎學》及《公孫龍子考》。一九三二年秋，隨父進柳亞子主持的上海市通志館任職，分編新聞、文化、競技、交通、宗教諸部。其間，撰寫并出版有《上海圖書館史》、《上海新聞事業之史的發展》、《上海研究資料》等著作。全國抗戰爆發後，先後在《通報》、《中美日報》、《大晚報》、《東南日報》等從事抗戰新聞工作。抗戰勝利後回到上海，繼續在《正言報》等新聞單位工作。

新中國成立後，先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文物處圖書館科科長、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等職。一九五六年春，《夢溪筆談校證》撰成并出版，贏得海內外學界高度重視，被譽為“當今中國研究《夢溪筆談》的第一人者”。翌年，又出版《新校正夢溪筆談》。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代表中華書局參加上海圖書館編製的《中國叢書綜錄》編輯工作；這一時期，輯校的古農書有《稀見古農書錄》、《稀見古農書別錄》、《種藝必用》等；發表的論文有《我國古代農學發展概況和若干古農學資料概述》等百餘篇。

“文革”期間，遭到身陷囹圄的迫害，用心血凝成的一百餘萬字《中國古農書總錄》、四十餘萬字《夢溪筆談補證》，以及《沈存中逸著鈎沉》、《熙寧字說鈎沉》、《沈括年譜》、《海隅讀書記》與三千多封國內外學術通信等毀失殆盡。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道靜先生及其全家終於重見光明。自一九七八年起，道靜先生先後擔任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農業出版社顧問、中國農業科學院主編的《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顧問、國家農委主編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中國農業歷史學會籌備會員、上海出版工作者協會理事、上海宗教學會學術顧問（負責道教學研究的工作）等職，並兼任復旦大學歷史系、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和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系等教授。一九八〇年，擔任賀李約瑟八十壽誕之學術巨著《中國科技史探索》執行編輯。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日，被國際科學史研究院（Academie Internationale d' Histoire des Sciences，院部設在巴黎）選為新的通訊院士；同年，被任命為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小組成員、上海市古籍整理規劃小組顧問。自一九八一年起，先後出版有《中國古代的類書》、《農書·農史論集》等著作，並主編《簡明古籍辭典》、《道藏》、《藏外道書》、《道藏精華》、《國學大師論國學》等；輯校徐光啓《甘薯疏》與《農遺雜疏》等；著述《談古籍的普查和情報》等數百篇。

二〇〇三年因病謝世，享年九十歲。

目 錄

| | |
|--------------------|-----|
| 夢溪筆談校證 | 1 |
| 重印夢溪筆談校證叙記 | 3 |
| 引言 | 7 |
| 校例 | 25 |
| 釋名 | 31 |
| 夢溪筆談校證 | 37 |
| 自序 | 38 |
| 卷一(故事一,一至三〇條) | 42 |
| 卷二(故事二,三一至四一條) | 96 |
| 卷三(辯證一,四二至七〇條) | 109 |
| 卷四(辯證二,七一至八一條) | 151 |
| 圖版一 韓愈、韓熙載畫像對照圖 | 164 |
| 卷五(樂律一,八二至一一〇條) | 179 |
| 卷六(樂律二,一一一至一一五條) | 218 |
| 卷七(象數一,一一六至一四二條) | 224 |
| 卷八(象數二,一四三至一五〇條) | 258 |
| 卷九(人事一,一五一至一八二條) | 265 |
| 圖版二 明刊有圖本蘇沈內翰良方(一) | 279 |
| 圖版三 明刊有圖本蘇沈內翰良方(二) | 280 |
| 卷十(人事二,一八三至一八八條) | 306 |
| 卷十一(官政一,一八九至二一二條) | 312 |
| 卷十二(官政二,二一三至二二三條) | 330 |
| 卷十三(權智,二二四至二四四條) | 355 |

| | |
|--------------------------------------|-----|
| 卷十四(藝文一,二四五至二六二條) | 369 |
| 卷十五(藝文二,二六三至二七三條) | 385 |
| 卷十六(藝文三,二七四至二七六條) | 401 |
| 卷十七(書畫,二七七至二九七條) | 408 |
| 卷十八(技藝,二九八至三一八條) | 428 |
| 圖版四 龍鱗形石鐘乳 | 459 |
| 卷十九(器用,三一九至三三七條) | 465 |
| 圖版五 靈璧出土戰國青玉蠶紋璧 | 467 |
| 卷二十(神奇,三三八至三五六條) | 481 |
| 卷二十一(異事異疾附,三五七至三八七條) | 499 |
| 圖版六 印子金 | 507 |
| 卷二十二(謬誤 譎詐附,三八八至四〇〇條) | 530 |
| 卷二十三(譏諢 謬誤附,四〇一至四一九條) | 539 |
| 卷二十四(雜誌一,四二〇至四四九條) | 548 |
| 圖版七 跳兔 | 554 |
| 卷二十五(雜誌二,四五〇至四七九條) | 577 |
| 卷二十六(藥議,四八〇至五〇七條) | 606 |
| 圖版八 太陰玄精石 | 630 |
| 圖版九 明刊本蘇沈內翰良方中之“沈存中辯記諸藥議”部分 | 643 |
| 補筆談續筆談校證 | 645 |
| 重編補筆談序 | 647 |
| 補筆談目錄 | 649 |
| 卷一(故事·辯證·樂律,五〇八至五四一條) | 650 |
| 卷二(象數·官政·權智·藝文·器用,五四二至五六九條) | 675 |
| 卷三(異事·雜誌·藥議,五七〇至五九八條) | 709 |
| 舊本補筆談款式 | 755 |
| 續筆談十一篇(五九九至六〇九條) | 760 |
| 逸文 | 767 |
| 夢溪筆談逸文 | 768 |
| 敘錄 | 777 |


| | |
|-------------------|-----|
| 夢溪筆談敘錄 | 778 |
| 刊本序跋第一 | 778 |
| 校讀題識第二 | 787 |
| 諸家著錄第三 | 791 |
| 版刻誌林第四 | 795 |
| 沈括事蹟年表 | 810 |
| 沈括著述攷略 | 816 |
| 夢溪筆談人名索引 | 821 |
| 重印後記 | 845 |
| 附錄 夢溪筆談分類索引 | 847 |

夢溪筆談校證*

〔宋〕沈括著

胡道靜校證

* 本書於一九五六年由上海出版公司初版；一九六二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出版在一九五六年版基礎上增補若干內容的新一版；一九八七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新一版影印時又有相關內容的增入。本集係依一九八七年影印本為底本編定排印。——編者註

| | | | |
|---|---|---|---|
| 齋 | 續 | 廿 | 齋 |
| 敘 | 一 | 介 | 谿 |
| 錄 | 齋 | 齋 | 筆 |
| 一 | 詭 | 補 | 談 |
| 齋 | 文 | 三 | 校 |
|  | 一 | 齋 | 證 |

重印夢溪筆談校證叙記

假如我在田徑競技場中練習單項運動，那麼成績理所當然地要比搞全能運動要好些。然而我五項、十項都拚了，還賠上球類和游泳，弄得精疲力盡，到頭一無是處。——不過用這樣的比喻來訴說我撰述夢溪筆談校證的遭際也是很很不恰當的，僅不過我那偏頗不健的心情導使我如此想。“校證”之“證”是“集證”，聚集各個單項運動健將的拔萃成績，衆力易擎，本不存在一個參加五項運動、十項運動者與單項田徑運動員較量短長的問題。問題祇在於集證者是否能夠博采周諮，對於人家的成果理解體會得如何。形勢的逼人，更在於探索筆談內容的學者日益增多，研究的收穫日益豐碩，年復一年，校證遙遙落後，迫使我不得不在有生之年，自己搞“補證”。

我寫夢溪筆談補證，命途多舛。早先寫成的四十多萬字稿，在十年動亂中喪失了，一張紙都沒有給我留下。如同我在夢溪筆談校證五十年一文中所說，撥亂反正以後，置身于新時期的新長征之滾滾洪流中，“也燃起了我重新再寫出補證的熱情”。我蘄求的安定局面，經過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越來越穩固。我却是欠了一筆大債，在今天重印校證之時，仍不能把補證完稿一併問世。是有一些客觀原因，疾病咬住了我是一端。發病率越來越密，我賴以工作和活動的“間冰期”越來越短促。還有是，我的戰略打算也失敗了。如同我在農書與農史論集的自序裏所提到的：

撥亂反正以後，我得到黨的關懷，重新恢復了學術研究的生活。寸心感激，黽勉圖報。但是病弱之軀，精力衰竭，已非昔比，所以對於騰餘光陰，應作如何部署，不能不從長考慮。感于過去戰綫太長，不可再蹈覆轍，只能集中有限的時間與精力，重新撰集夢溪筆談補證一書。中國古農書總錄巨帙，斷非再能顧及，祇好留給有心的同志成此大業；如果由有關的

單位承擔，那是更好。即農史研究我也打算撤出陣地。王毓瑚師原諒我前一打算，而對我後一打算（撤出農史研究陣地）則表示堅不同意，說“中外都不允許你這樣想”。使我深感惶悚。

然而實際上還不祇是農學、農史工作，像國家農委委托的中國農業百科全書有關任務的事項，尚有諸如科學技術史的工作，道教學術研究的工作，圖書情報學的教學工作，以及橫向貫串于上述各項工作的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任務壓得既多且重。所以我這些年經常祇顧得了眼皮底下的事，而且窮于應付。

校證現在有需要急于重印一次，那就祇好單獨再印了。舊紙型在十年動亂以前曾多次重印，已經損壞，重排也祇好留待將來能與補證一同辦理。這次就祇好用舊印本影印出版。最後一次的舊印本，仍然有好些錯字和錯誤的標點，凡已發現的，這次印本都加以訂正。友人周采泉先生（杭州大學圖書館）讀書細心，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前輩呂叔湘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指正了幾處重大的標點錯誤，都使我學習到很多東西，衷心感激。

其它的補正之事，都在補證裏辦。就是有一件事得略提一下——有關沈括的生卒年問題。本書考定的生卒為公元一〇三一年（宋仁宗天聖九年），卒于一〇九五年（宋哲宗紹聖二年）。近年徐規教授（杭州大學歷史系宋史研究室主任）撰沈括生卒年問題的再探索一文（發表于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七年第三期，又收入一九八五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沈括研究內）認為生卒年各應推遲兩年，即公元一〇三三年（宋仁宗明道二年）至一〇九七年（宋哲宗紹聖四年）。徐先生提出了新證。但推遲兩年，在沈括的整個生活上出現好些矛盾：

（一）沈括誕生，是他父母“老來得子”。依生于一〇三一年計，他母親四十六歲，這已經是到了女子最高育齡的臨界綫。生年推遲兩年，母親就到了四十八歲，這可能嗎？

（二）夢溪筆談第四七三條記李順在起義失敗時，脫去隱于廣州，至景祐中方被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事，以其親身的經歷述說云：“文璉，泉州人，康定中老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沈括是隨侍其父為州守時到泉州。據泉州府誌，沈周是康定元年到任，其年沈括十歲。若把他的生年推遲兩年，則康定元年僅有八歲。雖然沈括侍父居泉有三、四年，然其晚年能清楚記憶幼時識見陳文璉并知悉陳氏有家藏密檔一事，已屬“早慧”。遲生

兩年，則當時更為幼小，也引起疑問。

(三) 岳珂寶真齋法書贊卷五著錄徐浩謝賜書帖，有沈括行書題兩行，文云：“沈括存中觀于百花堆。元祐五年季春十九日書。”百花堆是夢溪園中之一景，夢溪園是沈括居潤州後才營建的。徐先生把沈括居潤之年推遲兩年為元祐五年，就算是這年一開春沈括便遷居到潤州，兩個來月就能把家園營建就緒，安坐在百花堆上賞鑑、題跋法帖了嗎？

總之，我考訂的沈括生卒年未必全對，徐先生的研索所得也不是沒有問題。讓我們共同再勤勉求證，精密分析吧。

上面已經提到浙江人民出版社新出版了一本沈括研究，其中收錄許多專家學者對於沈括及其著作的研究論文，皆極精粹，我的一兩篇習作也幸得叨陪。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日至四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和江蘇省鎮江市人民政府聯合在鎮江（即宋朝之潤州）舉行紀念沈括逝世八百九十周年學術活動，並開始重建夢溪園，初步布置了沈括紀念室已加以開放。參加的學者提出研究沈括的論文五十七篇。我因病未能躬逢其盛，但讀到大量的精彩論文的打印本，大開眼界，大拓思路。所以，在我的補證能夠問世之前，讀者僅有可以彌補校證之不足的佳材足資採用的。

我個人歷年所作有關沈括及其各種著作的論文二十多篇，濟南齊魯書社把它們匯集起來，將用沈括研究論集的書名出版，我的老上級羅竹風同志高興地給這本小冊子題署了封面。

十年動亂中損失了的沈存中佚書鈎沉，劫後又重事輯錄。美國席文教授給題寫了總封面。重輯本有幾種不再是單幹，而是得到了好些學友的協助，做得就比過去的稿本佳勝。其中也有兩種已發表及出版了。總的情況是：

(一) 熙寧奉元曆鈎沉 嚴敦傑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助我驗算數據，將算稿交给了我。

(二) 夢溪忘懷錄鈎沉 吳佐忻同志（上海中醫學院）助我輯錄。已在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八一年第一期（第十一卷一期）發表。單行本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列入神州科技逸書，將予出版。

(三) 靈苑方 阮芳賦大夫（北京醫學院醫史教研室）、吳佐忻同志共同協助我輯錄，已輯寫好。

(四) 清夜錄 已輯寫好。

(五) 長興集補闕 重輯之稿尚未排比整齊，祇其中之韻文部分(詩、詞、騷賦)編成沈括詩詞輯存一冊，由上海書店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出版。

損失掉的沈括年譜稿，顧不到重寫了。好友李迪教授(內蒙師範大學科學史研究室主任)發願承擔這一工作，我誠懇銘感他，并祝他早日完稿。

歲聿云暮，人到夕照，可是黨的關照，使我不知老之已至。當牛年將要逝去的時刻，上海市委負責同志已周到考慮了我的情況，為我安排了更好的科研條件。我這條屬牛的老牛，度過了這個溫暖的冬天，滿有信心在鳥語花香的日子裏再耕耘幾春，把補證拿出來就正于讀者同志。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胡道靜書畢於海隅病榻。